# 四庫全書

子部

# 鈍吟雜録卷四

常熟馮　班　撰

## 讀古淺說

六籍裁於聖手然秦火之餘諸儒傳録豈無譌竄然大體不失生於千載之下方欲追而定之非愚則妄矣意有不安存疑可也宋人紛紛之論多有不信六經處就其所得亦無大益一有僻失則得罪於名教歐公不信

繫詞朱子深辯其謬以愚論之更不必多言只問歐公能作繫詞否不信繫詞又何功於天下萬世歐公只是不曾細讀

儒者於六經如法吏之於三尺一字動揺不得法吏定罪必據三尺儒者論事必本六經自儒者之是非六經也所以邪說競作更無以壓之宋朝諸君子直是未睹其害耳讀六籍心有不合如見父母之過口不得言也

初讀時多不合久後學問進便覺得自家粗淺

許也訕也稱人之惡也宋人謂之英氣君子之所惡也一部讀史管見都是謗毁古人

讀孟子有與論語不同處當信孔子讀程朱之書有與孔孟不合處當信孔孟

程子論左傳云信其可信者如愚則不然不如闕其所疑

夫子曰信而好古宋人讀書未聞好古只是一肚皮不信

太史公之於道吾未之審也此公自是一代賢者只不消得開卷便苦口指摘須不比揚墨吾於此甚不平於揚子雲只是妒他如詆詞賦為童子之為亦是妒相如

齊家治國平天下是儒者大學問若於這箇下不得手只是正心誠意處不曾細細理會

孟子不為管仲他的時節霸道救不得南宋人也學他說却是風痺不知痛癢說話

作文不可不識字如貫穿去聲字不應作串聽字不應作

听體字不應作体皆別字也誶訊一字也王弇州誤重用祝呪古今字也今人有誤作二字皆文字大病

讀書不可先讀宋人文字

奪胎接骨宋人謬說只是向古人集中作賊耳冷齋稱王荆公菊花詩千花萬卉凋零後始見閒人把一枝以為勝鄭都官十日菊謬也荆公詩多滲漏上句凋零二字不妥下句云一枝似梅花閒人二字牽凑何如微之云不是花中偏愛菊此花開後更無花語意俱足鄭詩

亦混成非荆公所及

看齊梁詩看他學問源流氣力精神有遠過唐人處或問如何是謝朓驚人句答之曰叔源失步明遠變色

千古會看齊梁詩莫如杜老曉得他好處又曉得他短處他人都是望影架子話

庚子山詩太白得其清新老杜却得他縱橫處

今人說李太白都不知他學問來歷

或問老杜學何人答之曰風雅之道未墜於地賢者得

其大者不賢者得其小者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千古惟老杜可配陳思王

敖陶孫器之評詩如村農看市都不知物價貴賤論曹子建云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只此一語知其未嘗讀書也

宋人詩逐字逐句講不得須另具一副心眼方知他好處大約唐人詩工夫細宋人不如也看明人詩却須一

字一句推敲方知他不好處

東坡書有壞筆詩有壞句大家舉止學他不得　嘻笑怒罵自是蘇文病處君子之文必莊重蘇公自有大文字令小人只讀坡仙集

有一欽聚三自許甚高論詩云必得如杜子美余戲之曰當今人才冠絶千古或問其說余曰千古只一陳思王謝康樂云天下人才都得一石陳思王獨得八斗又云我亦得一斗則康樂不敢當陳王也至唐有老杜始

云詩看子建親是千古只一子美也今聚三論詩但不及子美便云不足觀小兒女子皆須若此天下詩人多矣不知今日如何生得許多子美嗚呼此正是不知子美耳杜詩不可不學若要再出一個老杜恐不可得不讀書人讀文字一味都是虛氣

有一塾師浩歎曰鄭子産親遇聖人而不聞聖人之道應之曰子産有君子之道四吾丈有幾變色曰朱夫子曾說來應之曰吾丈不是朱夫子

文人有譏訶前人處須細細點勘不可便隨他一樣說揚子雲曰淮南聖人無取焉斯言過矣芻蕘之言聖人擇焉君子不以人廢言如云淡泊明志寧靜致遠斯言也諸葛孔明嘗取之矣

陶彭澤之人品高矣美矣其詩文亦稱其為人歐文忠公云晉無文章惟有歸去來詞一篇豈得言晉人都無文字但愛之至不知其稱之過也後人亦學他說話便是吠聲之犬

新唐書高祖本紀書禁浮屠老子之學當時只沙汰僧道耳未嘗禁其學也老子是唐人之祖如何禁得此言若在唐以前人不妨傳笑一代矣宋人却多如此只是後代人不讀書易欺不敢駁正耳

學者意不誠心不正所以不能論古人只如夫子直道而行無毁無譽處都不曾理會

功夫須從上做下不可從下做上嚴滄浪之格言也

儒者議論好與聖人相反臧文仲孔子所惡却要尋他

好處子產孔子所敬專要說他不是儒者信孔子不如
信孟子令人信孟子又不如信程朱此事之不可解者
柳子厚封建論本於呂氏春秋子厚多學子書作文字
少正卯吾不知其何人也據後代之人言之甚似王安
石行僻而堅尤相似
姦雄最難處置無罪而除之則無名待其有罪則天下
之事不知被他壞了多少孔子殺少正卯在後世便行
不得朱子疑此事為虛只是不曾實實體究不知他害

事處奸雄不早除久後便除不得

漢人八分勝唐人不待智者而知也然漢碑年逺多損剝唐碑年近多完好今人喜學漢碑損剝處以為學漢可笑漢碑自有完好者

楊鐵崖詩不解用古事剪截無法比儗不倫句法多不完整工夫淺也

李太白歌行句句有本

圖騕褭之形極其神駿若求伏轅不免駕欵段之駟寫

西施之貌極其美麗若須薦枕不如求里門之嫗萬歷時王李盛學漢魏盛唐之詩只求之聲貌之間所謂圖騠裦寫西施者也虞山詩人好言後代詩所謂歘段之駟里門之嫗也遂謂里門之嫗勝於西施歘段之駟勝於騠裦豈其然乎況今日之虞山詩人撏撦剽剥其弊與王李正同而文不及王李是圖歘段之馬寫里門之嫗者也宜為世人所笑錢遵王以為詩妖此君亦具眼學書須學真跡不是不看石刻作文要作自家話不是

不學古人

余生僅六十年上自朝廷下至閭里其間風習是非少時所見與今日已迥然不同況古人之事遠者數千年近者猶百年一以今日所見定其是非非愚則誣也宋人作論多俗只坐此病

宋儒議論是非不平便是他心不正處

不近人情而云盡心知性吾不信也其罪在不仁不知時勢而欲治國平天下吾不信也其罪在不智不仁不

智便是德不明

孔子云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宋儒云三代已後無完人於孔子所云擇其善者而從之一句都不曾理會但事出三代已下雖極好處亦一概不肯學

凡人作文字下筆須有輕重論賢人君子雖欲糾正其謬誤詞宜宛轉若言小人奸賊不妨直罵今之作古文者多不理會先君子教人作古文云但熟看春秋便知一字輕下不得後曾與徐良夫言此則云不必且引蘇

子瞻為證不知此正是蘇文字不好處不惟子瞻唐人已有此病

揚子雲引天下之文字歸之六經有功於聖人之門變於蘇氏父子至近代王弇州李于鱗而掃地無餘矣

古人學問可敬可信學者不可不知然大謬處亦宜仔細如歐公以八分為隸字此不待趙明誠章惇而後知其誤也今人從而不改不知何故近孫子長好以揚用修言語駁正文字許夫人作燕子詩用金鏤楣者子長

以為誤云是金樓楣此事出吳越春秋初非僻書子長不知蓋為用修所誤用修好妄而健忘其著書幾於一字不可信恃名欺人不顧萬世之笑用修人品不妨可敬其文字欺妄非痛駁不可

余於前人未嘗敢輕詆老人年長數十歲便須致敬況已往之古人乎然有五人不可容李禿之談道此誅絶之罪也孔子而在必加兩觀之誅矣程大昌之演繁露妄議紛紛楊用修之談古欺天下後世為無一人此公

心術欠正於此可見譚元春鍾惺之論詩俚而猥不通文理不識一字此乃狹邪小人之俗者名滿天下真不可解

南北朝人以有韻者為文無韻者為筆亦通謂之文唐自中葉已後多以詩與文對言　愚按有韻無韻皆可曰文緣情之作則曰詩詩者思也情動於中形乎言言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詠歌之有美焉有刺焉所謂詩也不如此則非詩其有韻之文耳禮有湯之盤

銘孔子誄春秋左氏傳有卜筮繇詞皆有韻三百篇中無此等文字知古人自有阡陌不以為詩也

漢人墓碑多云誄詞末多有亂曰蔡卞刻曹娥碑改為銘曰此公不學可笑今世傳昇平帖可考然陜西所刻亦改之矣漢人碑銘亦云是詩其體相涉也然古人文字自有阡陌終是碑文非詩也唐人亦多言銘詩祖漢人也

賦出於詩故曰古詩之流也漢書云屈原賦二十五篇

史記云作懷沙之賦騷亦賦也宋玉荀卿皆有賦荀賦便是體物之祖　賦頌本詩也後人始分屈原有橘頌陸士衡云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詩賦不同也宋人作著題詩不如唐人詠物多寓意尚有比興之體梁末始盛為七言詩賦今諸集不傳類書所載可見王子安春思賦駱賓王蕩子從軍賦皆徐庾文體王司寇楊狀元不知概以為歌行弇州云以為賦則醜此公誤耳

古人七言歌行止有東飛伯勞歌河中之水歌魏文帝有燕歌行至宋齊多有雜言詩梁元帝作燕歌行一時文士爭和鄭漁仲通志藝文志有燕歌行集今其書不存庾信集有一篇可見北人盧思道有從軍行皆唐人歌行之權輿也七言歌行唐人相襲雖少變於開元天寶然其體至今見行楊狀元王司寇輩不以為異至賦則不習遂以為醜語云少所見多所怪豈不然歟

近有一人言沈休文八詠以為似賦不知詩賦體相涉

也晉人又有五言之賦幸此輩不見見則不勝其譏笑矣

古人墳籍散亡略盡僅有存者多被後人改壞不可據凡古人文字中所用事與今所傳不同者古書有之今人不見耳如張博望乘槎事古人通用焦弱侯以為杜詩之誤不知此出東方朔外傳見太平御覽自與博物志所記不同焦公未知也

東坡云鯀蓋剛而犯上者耳如左氏之言皆後世流傳

之過若如所論則堯典洪範皆不足信耶宋人好立異論不肯詳考熟思大略如此至程子之說則尤甚矣

太史公云諸家言黄帝多不雅馴縉紳先生難言之其不好奇明矣揚子雲不知何見譏以好奇如子雲作蜀本紀其書雖不傳然所言上古蠶叢已來奇事頗有存於他書者皆非六藝所述恐太史公不必信也伯夷傳云學者載籍極博必取信於六藝此一言也鄭漁仲蘇子由皆不知覬子由古史直似未嘗全讀史記者可怪

也

或曰史記敘下宫之難不取左氏豈非好奇乎余曰不然也趙亡去漢興未遠此國之大事趙氏所由存亡雖秦火之後其文獻必猶有可徵者且云公孫杵臼程嬰趙氏廟祀之此千古義人太史公時計其祀或應未絶史有傳疑不可盡削如孟子敘子濯孺子事亦與左傳不同豈得便駁孟子　漢時有公羊穀梁外傳今皆不知所言何事太史公當時豈左傳之外便無所據乎蘇

子由言太史公不學正以其專信六經不取異説耳至於此輩事又必以左傳駁之甚矣太史公之不為後人所容也

太史公書班固論之極當其所云牴牾疎漏註家已詳後人不當洗垢索瘢更加鍛鍊以求其過然孟堅云先黄老而後六經便是合父子之論而一之揚子雲更不研審過矣太史談在文景時故尚黄老太史遷在武帝時故重儒亦隨時而已然子長不為無心於儒學

左氏太文子長質而不俚然序論形勢指說人情分明如畫文亦有餘也歐陽永叔文太略所以不及史記韓吏部之文古文也歐文忠公只是今文不如唐人四六尚有古意在

歐陽公作馮道傳平敘而人品自具不激不矯無溢美亦無溢惡古人不過也此文勝於唐六臣傳

平生不喜新唐書列傳邇日讀之其論讚大有不可及處宋公未可輕議也歐陽公文甚高然用心不平作史

論則不便

蘇子瞻表忠觀碑真子長之文矣或云蘇文妙在不學古人何耶坡公作補孟嘉登高文便似晉文此公真才兼千古公四六最妙

張文昌之詩皇甫持正之文坡公以為走僵而不能為韓公者也然坡公視此二人其工夫精細處坡公或不如他坡公才大自可上掩古人但前人有工夫坡公所不及也

余嘗讀爾雅有儒者相規曰此等學問支離瑣碎不足勞心嗚呼此書乃詩書之義訓不讀此如何讀詩書此小學也夫子曰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非此書則詩人之興遂不可解矣其人徒衆皆𪫺然如市中小人自以爲高而不可諫旣不識字所行便多乖謬噫盡如此輩君子小人無别矣

韓吏部言文從事順淺者以爲口實便云古文不尚艱深不知此語正謂樊宗師也樊宗師之文殆不可句矣

樊公著述之富宋時已不全至今日則僅有如越王樓詩令唐詩紀事有此文以石本校之譌字且數十宜其難通也然講而讀之文未嘗不從事未嘗不順所以為工令之自附於歐蘇者淺薄通率號為古文講之其文不從事不順文既不文古亦不古更詆韓文以為尚有古語不如歐蘇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詩文雅頌多艱深國風則通易風或出於里俗雅頌大文多朝廷作者為之雖有如寺人孟子之類然得列於

雅亦必是當時能文者尚書是朝廷文字語多難解非特古今言語不同蓋古之文人鍛鍊文字其體如此不以平易者為美也孔叢子中已有明説

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孔子學之周公仲尼之道未墜於地散在諸子二戴撰集以遺後人崇禎間有一妄人上疏請更定禮記我不知此人欲使何人定之士大夫不察或惜其言之不行所謂多見其不知量也

我讀論語得為文之法曰草創之討論之修飾之潤色之討論之事至宋人而廢矣或疑其說應之曰子以蘇子由何如曰善矣子由論劉先主曰用孔明非將也據蜀非地也考蜀志孔明在先主時未嘗為將至南征始自將耳若不據蜀便無地可以措足此語乃不討論之過也宋文多如此而讀者不以為怪故知當時論文無討論之功也如韓退之絶無此等病累

荀子言殺詩書焚書之漸也歷詆諸儒坑儒之漸也荀

子好言禮實不知禮禮者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生於人心者也先王因人心而制禮豈以其違性者强之乎荀子言性惡則其所謂禮者政刑之末耳非禮也古人所以制惡人者也李斯之學全出於荀卿坡公論之不詳也

論語醇乎醇者也孟子大醇而小疵揚子醇疵半荀子時有可採耳

令人看史記只看得太史公文集不曾看史

漢書儒林傳伏生濟南人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時伏
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詔朝錯往受之顔師古注引衛
宏定古文尚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也使
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與穎川多異錯所不知者凡十
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宋儒多惑於衛說致疑於尚
書今按衛宏之言妄也漢書藝文志尚書經二十九卷
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二十二卷師古曰此二十九卷
伏生所傳者又云秦燔書禁學伏生獨壁藏之漢興求

得二十九篇因以教齊魯之間云壁藏而求之得二十九篇是伏生自有本不假口傳明矣又考儒林傳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歐陽生字伯和千乘人也事伏生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則是歐陽夏侯二家漢人所列於學官者自是伏生親傳非朝錯所受之本明矣又伏生有孫以治尚書徵伏生有孫則應有子何至令女傳言若其子幼不能傳書則伏生已九十餘矣安得有幼子乎且其女能傳

言亦應通文字何至朝錯不能得者且十二三乃以意屬讀之邪又余嘗身至頴川濟南其語音絶不相遠雖古今或不同大略亦可知何至言語不相通耶衞宏不足責顔師古注漢書最詳謹亦贅列此語疑誤後人可怪也

不信爾雅正以書難通也不信則詩俱不通矣但以相傳常用之字讀三代以前之書不通則云有誤惑也自孔子删詩書弟子相傳書所釋義訓伏生必有所本不

足疑也孔安國亦因伏生耳

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名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是伏生所藏之書與孔壁之書其竹簡字數相應也古文非孔安國所造明矣又諸書所引尚書今文有者皆相同古文有者或有異蓋伏生相傳有所本孔書出壁中安國隸古於時蝌蚪不行已久未免有誤若是僞造直以古書所引竄入必無誤

若有所不知則應都不同亦不當小異其文章與今文亦有難易之不同恐安國當只取易通者傳之其不可解者葢闕之也所以只得其半若是偽造不妨全作一本不肯有闕也宋人雖多疑然亦未敢直言其偽近代則放言無忌矣若釋氏之言不妄此輩應墮拔舌地獄

姜堯章之論書嚴滄浪之論詩似高而實麄白石於書全欠工夫　定武蘭亭全是歐法姜白石都不解

董宗伯云王右軍如龍李北海如象不如云王右軍如

鳳李北海如俊鷹

宋儒多不解詩朱紫陽詩人也然所得頗淺比興乃詩中第一要事二字本出大序大序出於毛詩齊魯韓皆無此序朱子既不信序文却不應取此二字既用二字又不應不用毛解毛止有興也本是意興之興非興起之興又比興是詩中作用詩人不以比興分章朱子謬甚如朱說則興者乃是說了又說重複可厭又如此解興字亦鄙而拙　宋人不解小學如關關雎雎和也關

闗二字只取其聲不取其義朱子云雎雄相應以闗字立義陋甚也又檢俗傳王昌齡詩話亦此解此僞書也出於朱子之後檢宋史經籍志無此書可知文字鄙陋非王作也近代多僞書初學誤信之文字引用爲識者所笑如天禄閣外史湘煙録於陵子晉之乘楚之檮杌子貢詩説石經大學之類日增月益不可枚舉又有古書宋人以爲僞者却自可用不必以宋儒之説爲疑也讀書當求古本新本都不足據又古書字多不同不可

以此證彼

# 鈍吟雜録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鈍吟雜録卷五

常熟馮　班撰

嚴氏糾謬

嘉靖之末王李名盛詳其詩法盡本於嚴滄浪至今未有知其謬者今備論之如左

以禪喻詩滄浪自謂親切透徹者自余論之但見其漫漶顛倒耳具疏之如左

滄浪曰禪家者流乘有大小宗有南北道有邪正學者須從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義若小乘禪聲聞辟支果皆非正也論詩如論禪漢魏晉與盛唐之詩則第一義也大歷已還之詩則小乘禪也已落第二義矣晚唐之詩則聲聞辟支果也學漢魏盛唐之詩臨濟下也學大歷已還之詩曹洞下也

糾曰乘有大小是也聲聞辟支則是小乘今云大歷已還是小乘晚唐是聲聞辟支則小乘之下別有權

乘所未聞一也　初祖達磨自西域來震旦傳至五祖忍禪師下分二枝南為能禪師是為六祖下分五宗北為秀禪師其徒自立為六祖七祖普寂以後無聞焉滄浪雖云宗有南北詳其下文都不指喻何事却云臨濟曹洞按臨濟元禪師曹山寂禪師洞山价禪師三人竝出南宗豈滄浪誤以二宗為南北乎所未聞二也　臨濟曹洞機用不同俱是最上一乘今滄浪云大歷已還之詩小乘禪也又云學大歷已還之詩曹洞下也則以

曹洞為小乘矣所未聞三也　凡喻者以彼喻此也彼物先了然於胸中然後此物可得而喻滄浪之言禪不惟未經參學南北宗派大小三乘此最是易知者尚倒謬如此引以為喻自謂親切不已妄乎至云單刀直入云頓門云活句死句之類剽竊禪語皆失其宗旨可笑之極

滄浪云不落言筌不涉理路　按此二言似是而非惑人為最夫迷悟相覺則假言以為筌邪正相背斯循理

而得路迷者既覺則向來之言還歸無言邪者既返則向來之路未嘗涉路是以經教紛紜實無一法可説也此在教家已自如此若教外别傳則絶塵而奔誠非凡情淺見所測吾不敢言也至於詩者言也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咏歌之但其言微不與常言同耳安得有不落言筌者乎詩者諷刺之言也憑理而發怨誹者不亂好色者不淫故曰思無邪但其理玄或在文外與尋常文筆言理者不同安得不涉理路乎滄浪

論詩止是浮光略影如有所見其實脚跟未曾點地故云盛唐之詩如空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種種比喻殊不如劉夢得云興在象外一語妙絶又孟子言説詩者不以文害詞不以詞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更自確然灼然也嗚呼可以言此者寡矣滄浪只是興趣言詩便知此公未得向上關捩子

滄浪一生學問最得意處是分諸體製觀其詩體一篇於諸家體製渾然不知今列之於後

滄浪云以時而論則有建安體云云　按此一段雖無大謬然憒憒無所發明多有疎贅

建安體云漢末年號魏曹子建父子及鄴中七子詩

按一代文章惟須舉其宗匠為後人慕效者足矣泛及則為贅也子建公幹文章之聖仲宣休璉多有名作仲宣七哀從軍休璉百一皆後人之師也若元瑜孔璋書記翩翩不以詞賦為稱子建有孔璋不閑詞賦之言建安詩體似不在此人不當兼言七子也又五言雖始於

漢武之代盛於建安故古來論者止言建安風格至黄初之年諸子凋謝不存止有子建兄弟不必更贅言又有黄初體也

永明體齊梁體　永明之代王元長沈休文謝朓三公皆有盛名於一時始創聲病之論以為前人未知一時文體驟變文字皆避八病一簡之内音韻不同二韻之間輕重悉異其文二句一聯四句一絶聲韻相避文字不可增减自永明至唐初皆齊梁體也至沈佺期宋之

問變為新體聲律益嚴謂之律詩陳子昂學阮公為古詩後代文人始為古體詩唐詩有古律二體始變齊梁之格矣今敘永明體但云齊諸公之詩不云自齊至唐初不云沈謝知其胸中憒憒也齊時如江文通詩不用聲病梁武不知平上去入其詩仍是太康元嘉舊體若直言齊梁諸公則混然矣齊代短祚王元長謝玄暉皆歿於當代不終天年沈休文何仲言吳叔庠劉孝綽皆一時名人竝入梁朝故聲病之格通言齊梁若以詩體

言則直至唐初皆齊梁體也白太傅尚有格詩李義山温飛卿皆有齊梁格詩但律詩已盛齊梁體遂微後人不知或以為古詩若明辨詩體當云齊梁體創於沈謝南北相仍以至唐景雲龍紀始變為律體如此方明此非滄浪所知

元和體　東坡云詩至杜子美一變按大歴之時李杜詩格未行至元和長慶始變此亦文字一大關也然當時以和韻長篇為元和體若以時代言則韓孟劉柳葊

左司李長吉盧玉川皆詩人之赫赫者也云元白諸公亦偏枯大略滄浪胸中不了了每言諸公不指名何人為宗師參學之功少也

以人而論至云云　按此一段漏略踈淺之甚標星宿而遺羲娥知此人胸中不通一竅不識一字東牽西扯而已

建安以後詩莫美於阮公詠懷陳子昂因之以創古體何以不言阮嗣宗體

潘張左陸文章之祖前言太康體似矣以人言則何以
缺此四君
文章之變潘張左陸以後清言既盛於時詩人所作皆
老莊之讚頌自顔謝鮑始革其製元嘉之詩千古文章
於此一大變請具論之漢人作賦頗有模山範水之文
五言則未有後代詩人言山水始於謝康樂也陸士衡
對偶已繁用事之密始於顔延之後代對偶之祖也三
百篇言飲酒雖云不醉無歸然以成禮合歡而已彼醉

不臧則有沈湎之刺詩人言飲酒不以為諱陶公始之也國風好色而不淫（近代朱子始以鄭衛為男女相悅之詞古人不然）楚詞美人以喻君子五言既興義同詩騷雖男女歡娛幽怨之作未極淫放玉臺新詠所載可見至於休鮑文體傾側宮體滔滔作俑於此永明天監之際鮑體獨行延之康樂微矣今謝康樂之後不言顏延之則梁人（闕）之又不言沈謝則齊梁聲病之體不知所始矣不言鮑明遠則宮體紅紫之文不知所法矣雖言徐庾是忘祖也於時

詩人灼然自名一體者有吳叔庠邊塞之文所祖也又如柳吳興劉孝綽何仲言皆唐人所法何以都不及子美頗學陰何又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則子堅之體不可缺齊梁已來南北文章頗為不同北多骨氣而文不及南鄴下才人盧思道薛道衡皆有盛譽自隋煬有非傾側之論徐庾之文少變於時文多正雅薛道衡氣格清拔與楊處道酬唱之作李義山極道之唐初文字兼學南北以人言之道衡亦不可缺

宋人頗學唐人滄浪敘唐人差整彼有所受之也然沈宋之前不云李嶠蘇味道王右丞以後不言錢郎劉隨州李商隱以下不言溫飛卿元白之下不言劉夢得皆缺也

又有所謂選體云云　此一段敘論駁雜譌亂不可盡正

云玉臺體滄浪注云玉臺徐陵所集漢魏六朝之詩皆有之或者但謂纖艷者為玉臺體其實不然　案梁簡

文在東宫命徐孝穆撰玉臺集其序云撰録豔歌凡為十卷則專取艷詩明矣又其文止於梁朝今云六朝皆有謬矣觀此則於此書殆是未讀也

云西崑體注云即李義山體然兼溫飛卿及楊劉諸公而名之　按西崑酬唱集是楊劉錢三君倡和之作和之者數人其體法溫李一時慕效號為西崑體其不在此集者尚多至歐公始變江西已後絶矣及元人為綺麗之文亦皆附崑體李義山在唐與溫飛卿段少卿號

三十六體三人皆行第十六也於時無西崑之名按此
則滄浪未見西崑集序也
云有一句之歌注云漢書枹鼓不鳴董少年又漢童謡
千乘萬騎上北邙　按漢書董少平不作少年鳴平是
韻二句之歌也又云侯非侯王非王千乘萬騎上北邙
是三句不是一句滄浪讀誤本漢書又健忘所言童謡
失却二句可笑
云有琴操注云古有水仙操辛德源作別鶴操高陵牧

子作　按琴操豈止二篇水仙操亦不始辛德源觀此則滄浪不知琴操也琴操今此書雖亡然樂府詩集所載可見

云有八病注云作詩正不必拘此做法不足據也　按八病出於沈隱侯古人亦有非之者然齊梁體正以聲病為體律詩則益嚴矣滄浪既云有近體有律詩又云不必拘不知律詩律字如何解蓋聲病之學至宋而講故阮逸注文中子云八病未詳也如今金鍼詩格及周

密所言皆以意妄測誤也已經考證此不具今人則但以對偶爲律矣

云有古詩全不押韻者古採蓮曲是也　按云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魚戲蓮葉間田蓮是韻間字古韻通何言全無韻也

云有後章字接前章者注云曹子建贈白馬王彪詩按三百篇已有此體

云有絶句折腰者有八句折腰者　按律詩有粘不知

所起河岳英靈集序云雖不粘綴是也又韓致光有聯綴體沈存中夢溪筆談有偏格正格之論是其說也今云折腰而不言何謂折腰亦涵畧也折腰者如絶句平仄平仄或仄平仄平不用粘者是也

詩法

云用事不必拘來歷　按此語全不可解安有用事而無來歷者

云參活句勿參死句　按禪家言死句活句與詩法全

不相涉也禪家當機煞活有時提倡有時破除有時如擊石火閃電光有時拖泥帶水若刻舟求劍死在句下不得轉身之路便是死句詩人所謂死活句全不同不可相喻詩有活句隱秀之詞也直敘事理或有詞無意死句也隱者興在象外言盡而意不盡者也秀者章中迫出之詞意象生動者也禪須參悟若高臺多悲風出入君懷袖參之亦何益凡滄浪引禪家語多如此此公不知參禪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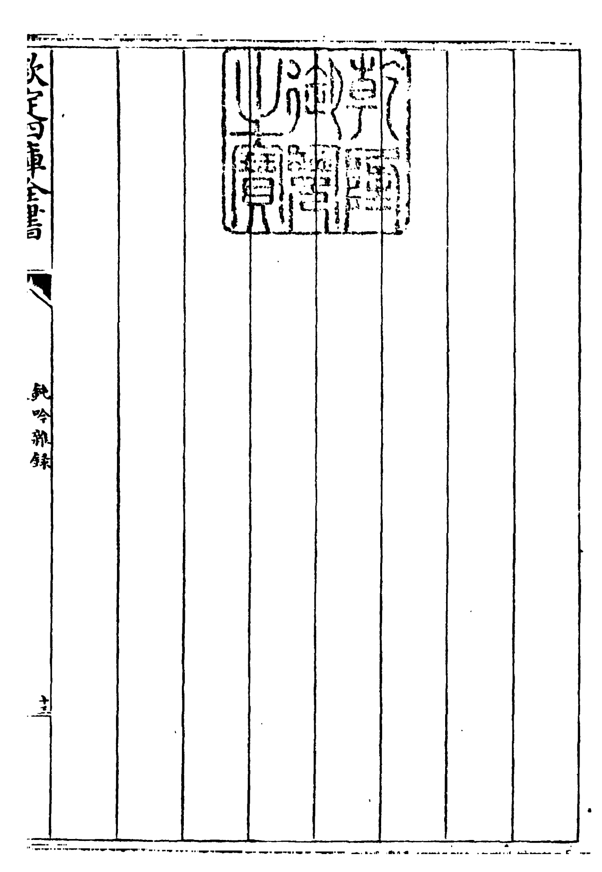
云詩之是非不必爭試以己詩置之古人集中識者觀之不能辨則真古人矣　滄浪之論惟此一節最為誤人滄浪云於古今體製若辨蒼素又云作詩正須辨盡諸家體製滄浪言古人不同非止一處由此論之古之詩人既以不同可辨者為詩今人作詩乃欲為其不可辨者此矛盾之說也

云古詩十九首行行重行行玉臺作兩首自越鳥巢南枝以下別為一首當以選為正　按玉臺集北宋本正

作一首永嘉陳王甫本誤耳

云仙人騎白鹿之篇予疑苕苕山上亭已下其義不同當又别是一首郭茂倩不能辨也　按此本二詩樂工合之也樂府或一篇詩止截半首或合二篇為一或一篇之中增損其字句蓋當時歌謡出於一時之作樂工取以為曲增損以協律故陳王陸機之詩時謂之乖調未命樂工也具在諸史樂志滄浪全不省乃云郭茂倩不辨耶

云楚詞惟屈宋諸篇當讀之外惟賈誼懐長沙淮南王招隱操又云九章不如九歌九歌哀郢尤妙　按九章有懐沙賈太傅無懐沙也招隱士亦非操哀郢是九章九歌是祀神之詞何得有哀郢滄浪云須熟楚詞今觀此言楚詞殊未熟亦恐是未曾看彼聞賈生為長沙王傅自傷而死遂以為有懐長沙不知懐沙非長沙也彼知屈子不得志於懐襄而死意哀郢必妙不知九歌無哀郢也望影亂言世人為所欺何哉


乾隆御覽之寶

鈍吟雜録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鈍吟雜録卷六至十

詳校官中書臣吳　壤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汪　鏞

謄録舉人臣鍾廷瑛

鈍吟雜録卷六

常熟馮班撰

日記

史漢當時皆是分書多假借字與漢碑上字正同不可改也今刻板多失體宋書有梁時字亦與今人不同後人好改古書只是學淺

王右軍正書多古字東方朔畫讚序字作序樂毅論殺

字槊字黄庭經耶字遺教經烏字今皆不行晉時書體如此六朝唐碑存者多與今人書不同今人所用只是宋元體曹娥碑猶古陜西傳摹盡去之矣

古人作小正書與碑板誥命書不同今人用碑板上大字作小書不得體也祝希哲常痛言之

或云右軍行書聖教序是集成若尋常作書須大小相參此説亦有理然右軍官奴帖小字亦無大小相參者唐宋人碑上行書亦自匀整

薦季直表不必是真跡亦恐是唐人臨本使轉縱橫熟視殆不似正書徐季海似學此也

背私為公自環為私止戈為武會意字也古說不可改或云武字從亡聲尤不通

印章上字或可用隸書不純用小篆也世人多以為謬字

李陽冰篆不依說文

周伯琦鄭漁仲趙撝謙三人皆不解篆鄭尤妄

唐人說文與今宋說文不同

漢分書不純方唐分書不純匾王司寇誤論只看孝經與勸進碑耳

蝌蚪大篆今絶矣古鐘鼎上字雜用不得㳘千秋刻印章名重一時用字憒憒古篆雜不得隸書令人不知也

秦人隸書今不知者亦以為篆

邯鄲淳書唐人已無今却有二印同鈕小篆工絶非漢人不能作也

八分書只有漢碑可學更無古人真迹近日學分書者乃云碑刻不足據不知學何物

余教童子作書每日只學十字點畫體勢須使毫髮畢肖百日已後便解自作書矣

虞世南廟堂碑全是王法最可師

漢人分書多剥蝕唐人多完好今之昧於分書者多學碑上字作剥蝕狀可笑也

顧云美云唐人分書極學漢人此論最佳可破惑者

貧人不能學書家無古蹟也然真跡只須數行便可悟用筆間架規模只看石刻亦可

學草書須逐字寫過令使轉虛實一一盡理至興到之時筆勢自生大小相參上下左右起止映帶雖狂如旭素咸臻神妙矣古人醉時作狂草細看無一失筆平日工夫細也此是要訣

顏書勝柳書柳書法却甚備便初學

姜白石論書略有梗概耳其所得絕粗趙松雪重之為

不可解如錐畫沙如印印泥如古釵脚如折壁痕古人用筆妙處白石皆言不必然又云側筆出鋒此大謬出鋒者末鋭不收褚云透過紙背者也側則露鋒在一面矣

古人作横劃如千里陣雲黄山谷筆從畫中起迴筆至左頓腕實畫至右住處却又趯轉正如陣雲之遇風往而却回也運腕太疾起處有頓筆之迹令人於起處作點殊失勢也

張長史云小字展令大盡筆勢為之也大字蹙令小過鋒藏勢使間架有餘也今廣平府有顔魯公儀門字門字小儀字大却相稱殊不見有異奇迹也

東坡談書皆篤論過於黄米米老喜作快口語不知執之多為所誤山谷止自言其所得耳

左去吻右去肩歐陽蘭臺不用此法

畫有南北書亦有南北

晉人書盡理唐人盡法宋人多用新意自以為過唐人

實不及也

婁子柔先生云米元章好割截古跡有書貫俗氣名言也

坡書有病筆唐人無此

作書忌俗字人皆知之不知亦忌古字正書與小篆不同猶小篆與大篆不同也畧言一二可知矣如維字石鼓文作隹大篆也嶧山碑作維小篆也今作小篆自然不用隹字如華字本花葉字今為律詩乃有重押二韻

處豈可用華字耶自應作花也
經史古書多有古字自應按本寫之若自作書正用干
禄字書爲得
今人譌字有不可行者切忌之如然字本火然泉達之
然也借作然諾字取聲不取義也今去火作肰是何說
肰自是犬肉字無然諾義也貫穿本穿字讀作去聲串
本是貫字詩云串夷是也今俗誤讀作穿鳥正書皆作
四點從大篆也今人作二點從小篆古人殊不然惟王

右軍遺教經有一字作鳥與烏鴈字相亂又難用也字有篆書有而隸書無者隸有而篆無者小篆有而大篆無者周伯琦作六書正譌大憒憒

唐人碑板刻手亦有工拙然勝於宋人

佳佳麗字也隹鳥短尾也近時人作佳麗字盡誤不習二王下筆便錯此名言也

漢書東方朔傳來來先生分書來字作垂來今人改作束字誤也見沈括筆談

俗人讀書不多好以意改古書如邑人五川楊儀號為多讀書名士也得其萬卷樓所藏書雌黃處皆不足據他人可知矣

顔魯公書磊落嵬峩自是臺閣中物米元章不喜顔正書至今人直以為怪矣

吾衍子行作學古編多誤人語此公無學淺而自信太甚輕於持論其書不足據也

子字分書横畫不飛倚人直筆不向左挑起人字加三

撇是古升字

漢隷分韻以漢人石刻校之多不合不足據也不如漢

隷字源

延陵十字碑李陽冰所祖不必仲尼要非後人所能作

吾子行不解大篆

張遷碑易作易誤也古碑如此亦不可用亦不可不知

黄長睿疑智果書不真此不習南朝書法也

歐陽公不信遺教經東坡殊不以為然

宋人蔡君謨書最佳今人不重只緣不學古耳

平生喜教人刻印章用漢法者施於名字藏書印用元人齋堂樓閣唐人有法詩句作印起於近代用文三橋法一兩字大印蘇爾宣所作多用古人碑額上字為得體亦一長也不可以其人而忽之字多者板拙不堪觀宋人間用古篆作印元人尤多變態其式有用古鐘鼎琴樣花葉之類今人皆不行瓢印傾有用者亦隨時可耳唐人名印有學漢法者皆圓潤工緻宋人多勁古元

人或失之野今皆以為漢印失之矣余所見如此更與博雅者商之

今人不解宋元學古印皆以為漢印顧氏印藪中往往有之

書法無他秘只有用筆與結字耳用筆近日尚有傳結字古法盡矣變古法須有勝古人處都不知古人却言不取古法直是不成書耳

千字文自是梁人文字法帖中有漢章帝書誤也歐公

名重千古而不知此何耶

米元章論古人真偽好惡自是一家議論抑揚過當殊不足據初學切忌讀此等書

余見歐陽信本行書真蹟及皇甫君碑始悟定武蘭亭全是歐法姜白石不知也

毛斧季以東坡子昂二真蹟見示坡書點畫學顏魯公體勢學李北海風捲雲舒逼之若將飛動趙殊精工直逼右軍然氣骨自不及宋人不堪竝觀也坡書真有愁

猊抉石渴驥奔泉之態徐季海世有真跡不知視此何如耳

坡公少年書維摩經小楷直逼季海見老泉一書亦學徐浩

作書須自家主張然不是不學古人須看真迹然不是不學碑刻

山谷稱東坡學徐季海蘇斜川却云不然我信山谷

唐人用法謹嚴晉人用法瀟灑然未有無法者意即是

法

本領者將軍也心意者副將也本領極要緊心意附本領而生

邑人嚴道普名澤家藏有右軍二謝帖有王能民者妄人也曰誰見右軍執筆作此字余曰能作此字即右軍矣使右軍不能作此字我亦不重右軍

古人文字少多假借文義兩通處則有疑後人多作別字以別之至有本字為借義所專本字却用別體者

听字俗以為聽体字俗以為體串字俗以為穿去聲此不可用

祝字有去聲後人別作呪詛字王弇州不知作文字不可不講字學

秦權上字秦之隸書乃篆之捷也與今正書不同然非分書也蓋隸書本如此後漸變為今正書耳歐公以此似今八分遂呼漢人分書為隸既知其不同且疑薛尚功摹之失體誤也今人作正書是鍾王法然鍾王古字

亦多與今不同世傳六朝唐初碑上字分隸相雜疑當時正書如此至唐中葉已後始變如今法後人純學鍾王也

讀宋人書其稱述前人者當審思之至於譏刺古人往往不近理不可茍信或疑此說應之曰歐公不信易繫辭王臨川不信春秋此亦可信邪大略讀書不應先看宋人議論

韓吏部變今文為古文歐陽公變古文為今文

史遷極重仲尼史談乃重老子父子異論

宋人云太史公敢亂道却好班孟堅不敢亂道却不好遷史只是游俠貨殖二篇為孟堅所譏耳謂之亂道可乎不知孟堅如何云不好如唐子西真亂道也

先君云讀書須從上讀下先看後人書於古人好處便不相入

虞舜完廪浚井二妃教以龍工鳥工見於書傳者非一處宋儒以為無此事今列女傳刻本已刋去之宋儒所

芟也此猶可說也至吳夫差亡國之君奢侈之跡遍於吳中史記載其無道此何足疑今孟子註疏引史記句踐進西施夫差幸之市人欲見者投金錢一文今史無此文蓋亦宋儒所去也宋人不通理大略如此古書所存無幾如史記者後人豈知其不全乎

有古詩不妨有律詩有古文不妨有四六歐陽公作尹師魯墓誌不言楊𨯳之失達識也

文章無定例只在合宜王荆公論仲尼不應作世家只

是不知變例以死板法為例文章便無意只是不曾學春秋

今人讀史記只是讀太史公文集耳不曾讀史

沈存中筆談論律詩偏正格甚詳但不知所本蓋相傳如此唐人絶句不粘者為折腰體河岳英靈集序中有粘綴字韓偓香奩云聯綴體蓋唐人之法疑始沈宋也

朱子言禮稱鄭康成後儒不從也却用陳澔注禮記程子極信詩小序後儒不從也從朱子二程朱子格言微

論可敬者多矣後人所引用都是他不穩當處好處都没却可慨儒家語録多有意是而文不妥者只為他不做文字讀者不知往往信差了誤人

史記叙事如水之傳器方圓深淺皆自然相應宋人論文有照映波瀾起伏等語若著一字於胸中便看不得史記

近日顧朗仲諱雲鴻名儒也讀史記每題一字用重圈别之以為文字之貫至酈食其傳題一懦字便貫不去

真西山文章正宗謝疊山文章軌範唐人論文絶無此等議論

近代王李之文歸震川痛排之王李妄庸處人都不解只是被他倒了六經架子言不本於聖人妄也不知理義庸也

鈍吟雜録卷六

鈍吟雜録卷七

常熟馮班撰

誡子帖 附社約

魯公書如正人君子冠佩而立望之儼然即之也溫米元章以為惡俗妄也欺人之談也

顔書要畫中有筋其用筆與徐季海父子相同多寶塔是少年時書𦘕畫皆有法不知者學之正如布算相似

須要看他墨酣意足處與朱巨川誥參看最得

書至成時神奇變化出沒不窮若功夫淺得少為足便退落如嚴天池二三十歲時好後來便可厭只為從前功夫不多也大略初學時多可觀後來不學便不成書耳

宋人作書多取新意然意須從本領中來米老少時如集字晚年行法亦不離楊少師顏魯公也　本領精熟則心意自能變化

字有二法一曰用筆汝用筆疎硬而骨枯非法也看褚書便知血脈處極細而有筆意也二曰佈置左右向背上下承蓋半闊半細半高半低分間架在佈白處汝豪無法但直寫而無意不成字也可勉之　佈置用筆千古來講之者多矣趙子昂專言此汝可尋思

汝有玄秘塔否我要緊用不然汝智永千文在否凡學書人千文少不得此是右軍舊法得此便有根本如二王法帖只是影子惟架子尚在可覰耳書有二要一曰

用筆非真跡不可二曰結字只消看碑要知結字之妙
明朝人書一字看不得看了誤人事行書從二王起便
是頭路真行用羲之法以小王發其筆性草書全用小
王大草書用羲之法如狂草學旭不如學素此吾法也
教人作書吾便於柳法今日殊不快意無柳帖也
謝二書只學趙自餘一步不窺所以全不合古法也然
用筆如錐畫沙細而有姿媚汝短處正在此不可不用
功也若死學柳書其病亦正同耳悟得柳公學古處二

王歐虞褚薛打做一塊方好也至蜀至蜀

學書當有晉人法然真跡難得看石刻極不易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也

趙文敏為人少骨力故字無雄渾之氣喜避難汝須參以張從申徐季海方可季海筋在骨中晚年有一種如渴驥奔泉之勢老極所以熟而不俗張書古甚拙處人不知其妙也　顏行如篆如籀蘇米皆學之汝宜留心

昨法書多失體佈置勻直少勢鍾公云點不變謂之佈

綦畫不變謂之佈算最是大忌如真字中三筆須不同
佳字左倚人向右右四横亦要俯仰有情今俱如算子
大似無講貫也今後千萬不可草草囑囑
日來學作虞法覺其和緩寛裕如見大人君子全得右
軍體今日刻本黄庭都不是但惜不見原本筆畫俯仰
處甚道翻多失之與永師千文參看方有得只是見來
如此下筆苦粗而板寫了便要塗去又無人商量悶極
也强作數行汝試評之不是處須説

米顛作顔行兼用楊景度有散仙入聖之致坡公須帶二徐

本領千古不易用筆學鍾結字學王

晉人循理而法生唐人用法而意出宋人用意而古人之理法具在知此方可看帖

用意險而穩奇而不怪意生法中此心法要悟

行書王右軍正有蘭亭及官奴帖獻之辭中令表米元章云但取聖教序學之更學右軍諸札使大小相雜便

成書此言甚有會然蘭亭宫奴字無大小正如唐人碑
上字耳唐人多兼二王張從申所云右軍風規下筆斯
在者也然今所存頗似大令徐季海有筋骨如渴驥奔
泉怒猊抉石東坡云細筋入骨無人知此言極妙米海
岳以為過老詆之偏見也米黄論書殊不及坡然今人
多信米所謂癡人前不可説夢米黄俱好為快語非篤
論也我嘗謂蘇黄論詩米元章論書不為無見但抑揚
太過使人不樂聞耳趙子昂用筆絶勁然避難從易變

古為今用筆既不古時用章草法便拙當其好處古今不易得也近文太史學趙去之如隔千里正得他不好處耳枝山多學其好處真可愛玩但時有失筆别字董宗伯全不講結搆用筆亦過弱但藏鋒為佳學者或不知董似未成字在文下云云以下不全

趙松雪書出入古人無所不學貫穿斟酌自成一家當時誠為獨絶也自近代李楨伯創奴書之論後生恥以為師甫習執筆便羞言模倣古人晉唐舊法於今掃地

矣松雪正是子孫之守家法者耳詆之以奴不已過乎但其立論欲使字形流美又功夫過於天資於古人蕭散廉斷處儆為不足耳如楨伯書用盡心力視古人何如哉

近日讀書多有所見與人不同前有草藁為竇伯取去甚好意也然意中頗有所欲更定處不可漫留以誤後人也

樂天見李義山云他生願與此人作兒故義山名子為

白老令許貞服自云學醉吟乃輕薄溫李斯何説耶又好唐子畏不知唐詩自學羅江東不學白也小兒輩妄言使人發惡

學為古文詞不得有近代俗語著於胸中此最損文格

吾年七十因氣成病頗有惡夢想不久矣特力疾作遺囑此我末後之語汝宜聽之遵之我有微名汝襲之似易勿廢吾業也汝詩全不是只路頭巳正耳今詳告汝先看毛詩離騷則六義風刺曉得根本來歷朱子註看

不得淺薄易入人一入此門路便不會做詩耳戒之戒之朱子詩註全不是經只是一部山歌曲子俗人拙文字耳五言始於漢盛於魏曹植千古之師也勿云不及蘇李蘇李作用少也詩人說色說酒說山水皆在晉末陶酒鮑色謝山水而對偶用事顔延之為祖此後世詩人之祖也子美中興使人見詩騷之義一變前人而前人皆在其中惟精於學古所以能變也此曹王以後一人耳汝學詩不必慕高但得體格成就理不背於詩騷

言之成文便足名家近代已來能如此者不過一二十人不為不高也汝書無作用勉之而已

學前人書從後人入手便得他門戶學後人書從前人落下便有拏把汝學趙松雪若從徐季海李北海入手便古勁可愛見汝行書如挽秋蚓意不喜試以我言用功何如汝學顏書大署書乃有似東坡處此從上學下也汝作多寶塔體多用死筆所以不好要看他活處如貝字有字橫處全無俯仰如一張梯此失也小處用功

便不死

詩至貞元長慶古今一大變李杜始重元白學杜者也元相時有學太白處韓門諸君兼學李杜韋左司自是古詩與一時文體迥異大略六朝舊格至此盡矣李玉溪全法杜文字血脈却與齊梁人相接溫全學太白五言律多名句亦李法也與瞿隣鳧

本領者將軍也心意者副將也所謂本領只是規模古人然須有取舍不得巧拙兼效雖欲博涉諸家然須得

通會不可今古雜出唐人尚法用心意極精宋人解散唐法尚新意而本領在其間米元章書如集字是也至蔡君謨則點畫不苟矣坡公立論亦雅推君謨

作字惟有用筆與結字用筆在使盡筆勢然須收縱有度結字在得其真態然須映帶勻美

學古人書不可失其本趣如近代王履吉書行草學孫過庭全失過庭意正書學虞全不得虞筆虞云先臨告誓後寫黃庭夫子廟堂碑全似黃庭履吉不知也過庭

與右軍殆無別矣履吉多險怪全無右軍體白雀帖尤惡

嘗學蔡君謨書欲得字字有法筆筆用意又學山谷老人欲得使盡筆勢用盡腕力又學米元章始知出入古人去短取長今老矣不能復成其技以此三言為贈與棨

祖德

古之名人皆是博學大才一時重譽所傳文字又經歷代具識審鑒以至今日其有遺繆乃是萬中之一近世

輕薄之流果於非古非惟貽笑將來亦懼有損盛德凡我同人讀古有疑恐是思之未至毋憚博訪詳問慎勿任意詆呵也以下四則是杜約

杜子美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涉覽既多才識自倍資於吟詠亦不專在用事今之律詩始於永明成於景龍既以儷偶為文又安得以用事為諱况通世墳籍不全師匠曠絶假令力學猶懼未到古人凡我同人縱使嗜好不同慎勿自隱短薄憎人學問便謂詩人不課

書史也

陶公讀書止觀大意不求甚解所謂甚解者如鄭康成之禮毛公之詩也世人讀書正苦大意未通耳今者朝讀一書至暮便竟問其指歸尚不知所言何事自云吾師淵明不惟自悞更以敎人少年倦於討求從之而廢

凡我同人若遇此輩所謂損友絶之可也

古人議論自有異同或由同時嫌隙或由時代懸遠風尚乖隔或是救時之言矯枉過正或一時快言不爲篤

論假如王安石不信春秋李泰伯不喜孟子此亦可從
耳凡我同人古人所稱自當研求遇所詆刺且宜存而
不論毋事逐聲也

鈍吟雜録卷七

鈍吟雜録卷八

常熟馮班撰

## 遺言

讀神農黄帝之書而殺人者庸醫也讀周孔堯舜之書而亂天下者庸儒也庸醫人惡之庸儒至於喪天下其禍烈矣儒者猶歌頌而尸祝之何哉

少正卯吾不知何如人若吾夫子之言則王安石似之

若少正卯生於宋雖有孔子亦不得而誅也

趙普小人也讀論語而用之宋以三百年方孝孺君子也讀大學衍義而用之建文君之亡忽焉辟之於奕大學衍義如奕譜有鋏網局雖奕秋亦只如此至於對局爭勝之時却有靠不著他處論語便句句用得趙韓王若用得論語全便是伊周也

論語文字甚妙宋儒語録不做文字無討論潤色之功便有沁漏處偏枯過當處不善讀者往往認錯不免被

他誤了

太史談尚黄老而薄儒術揚雄班固皆以為譏文中子儒者也却云史談善言九流何耶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然則儒者可大可久只簡易而已烏得云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耶史談只論得後代傳經之儒周孔不如是也

程子云孟子有英氣余初不解此語後來見俗儒有非孟者始知英氣害事孟子只要說得透快如舜受堯之

天下不以為泰此言可也又說王公之尊賢便生出後
人許多議論要了他天下罷了連女兒都要他的不免
已甚只當云尊其位重其祿行其道讓天下者自唐虞
以後不可行也孟子說話都說得極透堯舜以道相傳
天下非所私也古人為道如此三代之下難言矣如桃
應問曰一段亦是透頂說話後人便道他行不得便是
不知孟子意思
做得文字好便是不幸程子有為言之也不如孔子云

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較說得周匝詳穩

大略浮名最害事

儒者最忌二事有門戶有架子

不知時勢不智也不顧人情不仁也不智不仁而言先王之道去之遠矣

莊子云虎狼仁也父子不相食只此便是性善假令下愚不移他也有漸滅不盡處荀子說性惡都不曾在源

頭上理會

蟲鳥猶有一倫馬五倫不備何以為人

仲尼没而微言絶七十子没而大義虧處士橫議九流沸騰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生於其心發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非聖人不能辨也如管子有儒家說話有道家說話又有刑名家說話然其好處自没不得

孟子曰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然則誦詩讀書尚論古人只應求他善處宋人論古事如酷

吏案罪見法輒取不肯原情考實此無他只是好善不誠心不正惡而不知其美之其所賤惡而辟焉者也

太史公識見極高從百世之後論百世以前之事而曰其事可信某事不可信非愚則誣矣一本於六藝則無失雖有疎略亦史闕文之義也蘇子由古史全不解此意

儒者之言曰食取其充腹無事於膏粱也衣取其禦寒無事於文繡也文貴其達意無事於華綺也應之曰不

得膏粱而食葵藿不得文繡而衣疏布葢不得已也必葵藿疏布而後衣食則惑矣孔孟之文皆如金玉古之人必有道矣齊景公有言曰不見君子不知小人之拙也小人之言鄙其極也必至於倍君子出詞氣必遠於鄙倍矣

平常說話其中亦有文字歐陽公云見人題壁可以知人文字則知文字好處正不在華綺儒者不曉得是一病

聖人之所是賢人之所非吾必從聖人凡有是非而無證者雖先儒所言吾有疑焉存而不論可已

吹毛求疵洗垢索瘢君子不為況於古人乎況於古之賢人乎如孟子之闢揚墨不得已也世之誣古人以成其文者斯言之玷乎

詩曰巧言如流孔子曰巧言令色謂佞人之口也如左丘明做得文字好子產為命豈是巧言儒者或誤認

令有郡邑於此賦稅不均民困盜起用子產乎儒者曰

用子游子賤噫不得子游子賤不免於用庸人也君子使人也器之不當求備

有（原闕）者以真天真地立教其言曰自地以上皆塵也非真天也應之曰自足以上皆血肉也頭非其真頭乎

（原闕）曰微塵真地也應之曰真者假之對也必微塵為真大地為假乎合之為大地散之為微塵真則俱真假則俱假

原闕

謂其門人曰使古無宓戲八卦我能畫之也徐子儀以告馮子馮子曰京房郭璞儒者所譏也彼之所知原闕猶未知焉能畫卦乎

太史公曰學者載籍極博必取信於六藝又曰諸家言黄帝文多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其不愛奇也明矣芟之或未盡耳揚雄以為多愛不忍非也

漢初文字駁雜至揚子雲壓之以五經驅天下之文盡歸之於孔孟後之文人不敢亂說揚子之功也韓退之

曾南豐皆極重之是也儒者頗譏之吾以為此人有心於聖學但其人文士於聖人立身行己之道講之不盡止知惟寂惟寞不汲汲於富貴便謂了事此其所短也比之孟子則過矣直以為有罪無功亦未平

觀戰國文字聖人之道絕矣惟詞賦尚有詩人之遺揚子雲云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為班孟堅則云相如之文與詩人之諷刺不異請與知者論之

子雲云長卿文麗用寡則是矣并言賈誼則甚矣

讀書而言古人之不善不如稱其善之有益於人

管子一生好處全在不王天命已絶人心已去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也天命未絶人心未去而求王則是反而已矣若以管子不王為器小商鞅其大乎請隧名王亦可以無譏矣然則云器小何也曰論語已明言之矣大抵器小者易盈伊尹周公自視欲然也管子之量不勝其功不覺過分僭妄其量已滿論語亦要做文字兩箇或曰跌得極醒

或曰孟子不為管仲不知孟子亦不為顔淵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者觀於書蓋亦不道齊太公之事儒者以六藝為法經傳以千萬數不如老子之約司馬談之言也司馬遷之書繼春秋而作子長蓋儒者也子雲言之不分别班固亦然何也談生漢景之世時尚黄老故其言如此子長在武帝時則不然矣孔子作世家老子與韓非同傳列國世家書孔子卒不先黄老而後六經明甚

今之儒者皆曰禹稷契臯陶何書可讀孔子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何也又曰聖人之學不是讀書孟子曰尚友古人則曰誦其詩讀其書顔子言孔子教人博以文約以禮論語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這都是甚的是故惡夫佞者

書契以來便應有書禹稷契臯陶亦怕不是不識字的三墳五典九丘八索已不可見只如伏羲八卦亦是書

宋人說話只要說得爽快都不料前後

朱子曰有文王之易有孔子之易吾亦曰有朱子之易朱子之言他實實有見處方有以言其得於易者深矣然易已言之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今之妄人不去理會伏羲之易只去尋文王孔子不是處於朱子之語便不曾理會也

朱子云公羊穀梁善說道理今之讀春秋者可不知道理乎

蘇威好古物文中子譏之曰古之好古者聚道今之好

古者聚財諒哉言乎然鍾鼎珪璽可以覿禮君子尚之可也不知書而好古器者賈人而已評其價值加之以作偽非賈人而何更有可恨者修改割截以求利古器之賊也

肉刑三苗之刑也堯舜以來仍而用之遂為帝王之法然漢文已革之矣若今日用之是又為三苗也歷代以來無肉刑天下未嘗不治廢之可也余十二歲時先君子試以肉刑論為之文曰仍而用之則三王之舊法也

已廢矣創而行之則三苗之淫刑也先君以為知言
潑倚卓靜坐做工夫儒者如此然亦非教人枯坐也如
齊家治國平天下有事有理須要學知靠靜坐不得
文中子論人恕論事實宋人惡之非公論也房杜王魏
諸君子非憒然不知人者北面事之其人可知
唐之興廟堂之上皆河汾諸君子也可以知儒之效矣
宋之興趙普學論語可以知經之用矣
宋人談性命真開千古之絶學章句之儒陋矣其論忠

孝節義使宇宙間一日無此議論人道其化為鬼魅乎為禽獸乎但論人物談政事言文章便是隔壁說話讀朱子語類朱子全書斯人也尸而祝之可也看諸儒摘他的說話却把好處都芟去了

歐陽公論朋黨真快語也但君子以公義相取不是黨君子有黨亦害事觀東林諸君子可見矣如萬歷時定儲天啓時閹禍則諸公者豈非天下之正人乎但實與相處未免重門戶便有私意其間大有可議處

儒者都好立黨有心天下者不可不知只觀他論古人便見如曾子畏子路子貢與衛將軍文子言稱曾子當時何等相重宋儒只為要說曾子傳道遇著子路子貢務要尋他短處與他結下冤讐論語說十哲諸書說四友只為中間没了曾子一個便生出許多議論如此見識處班行之間是非不平一味門戶自然激出事來不能容小人尚且害事他每亦容不得君子如何不是個偏黨私意

漢人之黨君子小人相攻也唐之牛李功名之士攻功名之士也宋之蜀洛君子不相容也

雍季範我馳驅者也舅犯為之詭遇也用舅犯賞雍季晉文公譎而不正亦不純尚詐也詭遇而獲只可一試常用之則敗矣故曰雍季之謀萬世之利也治天下國家詭遇不得孟子云未聞手援天下者也五霸假之正是假這個馳驅之法但雜用譎詐有時詭遇耳管子正處多宋人亦說他是詭遇都不曾細細推勘子思子云

天下國家可均也中庸不可能也管子之謂也以為詭遇非也

詩之亡也離騷繼之至於漢而麗淫之賦興矣然蘇李五言之作謂之麗以則可也五言謚於晉宋之際自魏末苦清言以老莊為學問名士恣情酒色以為達文人承流而作謝靈運肆覽莊易放意山水陶淵明詩篇篇有酒鮑明遠創傾側紅紫之文詩人美刺之義漸遠矣儒者不解詩多以緣情之作為無益然亦敬杜少陵至

匹之郭子儀朱晦菴亦學陶公夫山水之文使人蕭遠無鄙悋仁者樂山智者樂水為之可也陶公言飲酒即七賢之志也彼皆有為而為之君子不可無陶公之志苟非其時則沈湎亦可戒也

或曰儒者不喜文章亦不是聖人之道也近似墨子之非樂彼云文章無用若如所言則金石絲竹饑不可飽寒不能溫先王以之立教何耶文章經世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儒者末之學耳

韓吏部之原鬼非儒者之言也古之聖人皆不言無鬼若無鬼祭祀為欺人矣

韓吏部曰荀與揚也大醇而小疵荀不止小疵也言性惡殺詩書與時遷徙與世偃仰一變而為李斯宜也先王順人情以制禮故天下信之行之禮曰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生乎人情者也因人情而為之節文耳若違人情徒以天子之勢強而行之必且導之以政齊之以刑異乎儒者之道而近乎刑法家言矣誰謂荀卿

知禮者

荀子之言惟二戴所取為醇也彼有所受之也

文章之人大者與六經同義其為用也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君臣非此不通朋友非此不合君子以喻其意衆人以辨其事言之也有徵出之也有倫可以久可以遠彬彬乎君子之言也小人則不然拙者則鄙而倍得罪於名教不合於聖人自是而不可諫巧者則順非諧俗不可以對君子此只是言之不文也儒者好為鄙語而

惡文章不知其做也

過秦論論之首也昭明止選上篇為班孟堅之言也然則當時選文猶以理之得失為文工拙至宋人而文章一變儒者不喜人作好文字亦怪他不得每見村塾小兒讀文章規範意中常發惡此書全不論理今具論其失如左

大凡學文初要小心後來學問博識見高筆端老則可放膽能細而後能粗能簡而後能繁能純粹而後能豪

放謝疊山句句倒説了至于俗氣文字中一毫著不得乃云由俗入雅真戲論也東坡先生云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然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然則放言高論夫子不為也東坡所不取也謝枋得叙放膽文開口便言初學讀之必能放言高論何可如此豈不教壞了初學

韓吏部文章之聖也其諍臣論文則工矣未免為失言韓公於是乎不知人矣韓公順宗實録於陽道州之卒

敘其生平此文雖班固不過如此可謂極筆且昌黎之集善文多矣何必選此不惟不愛陽道州亦非所以愛退之也

歐陽公之文創革楊劉之浮華首變唐人之艱澁千古絶作也至於人品之高見於史冊此泰山北斗豈可議乎然有一病其為文也喜稱人之惡而不樂道人之善

謝枋得云學歐不成必無精采是何言歟乃稱其縱因論上范司諫書二文歐陽公之過也讀之使人髮上指

鈍吟雜録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鈍吟雜録卷九

常熟馮班撰

通鑑綱目糾繆

初命魏斯韓虔趙籍為諸侯

胡氏曰善為天下國家者謹於微而已云云夫如是雖使六卿竝起三家輩出莽操懿溫接迹於朝効忠宣力之不暇而何有於他患

按胡氏言謹微是也然周道壞於幽厲非直微而已至六卿並起云云則謬甚矣舜誅四凶天下咸服凶人不可容也茍莽操懿温可使効忠宣力又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哉家不藏甲都城不過百雉謹微也若三家輩出六卿並起跋扈放恣尾大不掉慎微者有是乎且如曹孟德以其才為能臣箝其頭而用之在太平時可耳若一旦國有大變其人亦難信投間伺隙為龍為蛇亦恐不可制若仲達之陰忮全忠之凶狡此

聖人所誅也如王莽者似恭漫天當日之共工也流之幽州猶恐不足盡其惡也假令都無惡意為國宣力其躁擾愚妄則誤國殃民亦何忠之可効易不云乎開國承家小人勿用禮不云乎惟仁人放流之屏諸四夷不與同中國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胡氏儒者言與經背何哉

趙襄子漆智伯之頭以為飲器豫讓欲為之報讐乃挾匕首詐為刑人入襄子宫塗廁左右欲殺之襄子曰真

義士也吾謹避之耳又伏於橋下欲殺襄子襄子殺之

胡氏曰豫讓可謂義士矣襄子知其如此而終殺之何以為人臣之勸哉

闕哉胡氏之言也按史記襄子如厠心動執刑人知為豫讓義而捨之又為死人卧橋下襄子過橋馬驚得豫讓以兵圍之曰吾赦子亦已足矣使自為計讓請襄子之衣三擊之乃自殺待之有禮矣又按賈子讓刺襄子五起而不中襄子為之一夕三徙夫晉陽之事曲在智

伯襄子無負也其臣為報讐心動馬驚天也豫讓亦難避矣豈必赦之而後為義正應殺之以成其名耳吾聞古之賢君聖主未嘗無征伐也孰無人臣使報讐者必不可殺則人主亦危矣哉周公誅武庚亦何以勵臣子乎且捨義士以為人臣之勸亦非所以責分晉之趙氏闊哉胡氏之言也輕身以殉一夫之義如王子慶忌之成要離乃俠士之為非儒者之大道也趙襄子不幸而死趙氏之亡未可知襄子何以見簡子於地下哉

衛鞅伐魏誘執其將公子卬而敗之魏獻河西之地於秦徙都大梁魏惠王嘆曰吾悔不用公叔之言

胡氏曰使鞅而殺殺鞅而魏常無患未害為殺無罪以利己仁者不為也况天下不止一鞅可勝殺乎

甚矣胡氏之無識也殺商鞅猶殺虎也虎之類不可盡遇虎不殺曰天下不止一虎非大愚不為此言也吾聞聖賢之人不世出當喪亂之時才術智能如商鞅者亦不易有云天下不止一商鞅何言之輕也且云殺無罪

以利巳仁者不為益愚矣小仁大仁之賊也孔子誅少正卯姦人之雄也須其有罪則國家之事受其敗矣譬如一虎必須其食人而後殺之仁者豈如是乎秦用商君天下後世受其毒罪亦大矣不早殺之而待其罪罪已成則無及矣逮於欺公子而取河西魏能殺鞅乎大抵書生淺見輕言天下之事輕視天下之人如蘇明允云天下有桓公而無管仲吾不信也夫晉文之才過於齊桓五臣者顛頡誅四子亦無及管仲者知舉春秋之

世葢未有如此人也吾夫子誅少正卯朱子亦疑之皆胡寅之類也英雄幹實之人往往惡儒生文士正坐此哉是皆禍於吾道遂使無忌憚之小人肆意妄行輕議詩書腐儒之為患於儒門非小

漢王奪韓信軍

楊氏曰韓信之軍禁防疎闊如此使敵人投閒竊發則信可得而擒也

楊氏之不知兵甚矣韓信漢將也將者漢兵也漢使至

必有符驗證據然後可入軍門非敵人所能為也漢王自稱漢使必示以符驗證據軍門不疑也既入其軍取其印符以麾召諸將而易置之莫敢枝梧此亦惟漢王所以能為之當是時信所將諸將如曹參之輩皆漢王舊將見王至自然厭伏故可易置若是敵人軍門不可入即入亦不能入卧内奪取其印符即奪之矣麾召易置諸將諸將亦不聽二人起此人者可斬也楊氏書生妄言人或信其說可嘆可嘆

漢遣侯公說項羽請太公呂后羽乃與約中分天下九月歸太公呂后羽解而東歸張良陳平曰楚兵饑疲今釋而弗擊此養虎自遺患也王從之

程子曰張良才識高遠有儒者氣象而亦以此說漢王不義甚矣

程子醇儒也知小義而不知大義夫張子房以五世相韓報秦於博浪沙中義也以祖父事韓君也身事韓王成而楚殺之若漢王西歸釋羽弗擊雖叩頭流

血以爭之可矣程子以為不義且曰不義甚矣此何哉夫楚漢之事英雄相競以智力耳此固難以儒者之道論即以儒道論之程子之說亦非也請詳言之項羽弑義帝漢王至洛陽為義帝發喪哀臨三日告諸侯曰寡人願從諸侯擊楚之殺義帝者今若與項羽約分天下而去是失大信於天下也夫君子為義當務其大者項羽剽悍賊害漢王與戰不能當也幸其失計窘迫可乘而取之耳使得休息他時捲土再來楚漢之成敗不

可知天下之民自此塗炭亦未知何時而已使無罪之人肝腦塗地較之失小信於項羽孰大孰小救民於水火者宜如是耶以臣弑君大不義也湯武行之大易以為應天順人孟子以為誅一夫項羽屠殺之慘桀紂亦不至是區區失小信而取之不義亦微矣救民於水火之中猶賢於湯武之放殺也若曰湯武必不失信又不然高祖有太公父也猶武王有文王也太公執於楚人侯公要之以中分天下曰自鴻溝以西為漢鴻溝以東

為楚文王囚於羑里太公散宜生請之於殷必曰殷為天子周為藩臣世世子孫不敢有貳若直告之以發政施仁日辟百里之事文王且烹脯矣及戡黎之日殷人大恐儒者諉之於武王曰此西伯非文王也赫怒奮於阮疆臨衝折於崇墉豈亦武王乎奄有其土徙而居之何也如宋儒之見則當請於天子為二國更立賢主乎取之大不義也

鈍吟雜録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鈍吟雜録卷十

常熟馮班撰

將死之鳴

忽感小疾遂至沈篤引鏡視面殆恐不濟年近七十亦無餘憾所可念者汝輩生計貧薄學業無成以為慨慨耳我平生更歷患苦見事頗多内省自訟豈惟五十知非今以所見載之於紙汝輩時一省之所益非少長寢

之後此書存者如我未死也
家世素業不可輒廢吾家以讀書相傳業之貴者也變革以來寒進路絶子弟多廢書吾每恨之正未之思耳負販小人知畫甲乙能記姓名便與流輩不同况士君子之後何渠無益古人三餘讀書亦不妨於諸業也士人染於禮教雖有不令未至十分顛蹶流冗市井所為鄙倍有不可以理格者所知一人頗能治生亦非大不肖一旦盡伐其先壟松柏余驚而止之乃曰去家遠守

之為難不如伐去用心如此此先人不保邱墓矣可不懼哉此無他不學之患也

士君子不必有奇節惟平惟實可以保身平則無一朝之患實則患至可以不懼然此二字殊不易了素位而行不願乎外居易以俟命平也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實也聖賢亦祇如此

余生於萬歷之季當時士大夫子弟舉業之外不得通一技觸事面牆往往可笑在今日豈得爾語云家有千

金不如薄技在身一技足以養生也但為之須恒不恒則不成學之須精不精則無名苟祿祿在千百人中亦不可得食也

放於利而行多怨非保生之道也先兄每云見利思義義不勝利思必不能自克余應之曰不如見利思害先兄浩然而歎以為知言夫有無故之利必有無故之害倚伏之理然也惟有道者知之老子曰天網恢恢疎而不漏小人識慮淺短惟見其疎不知其不漏為惡無忌

以為天道無知積惡滅身受禍慘烈耳目所見可可畏也其遠者乃在子孫如葉林宗何士龍身死無子遺可以為監明哲保身但問克終何如一時之間小小利鈍不足計也亦安知其不為福書易多言善惡之報聖人之言必無欺人

黠者損人以利已愚者損人以害已黠者可以（原闕）愚者不可以理格君子避之孔子曰今之愚也詐（原闕）愚者難防正以其行詐先兄每相戒勿與愚人（原闕）

好酒之人勿與謀事防其醉而泄也吾觀經非常語

不孝以無後為大有子而不知教不孝殆有原闕

繼志述事非所責於市井小人常見冠蓋原闕

隸正為子弟無教耳

古者不親教蓋望之切責之急必至於賊恩原闕

最得人情非後世愚儒所解也然今時無良原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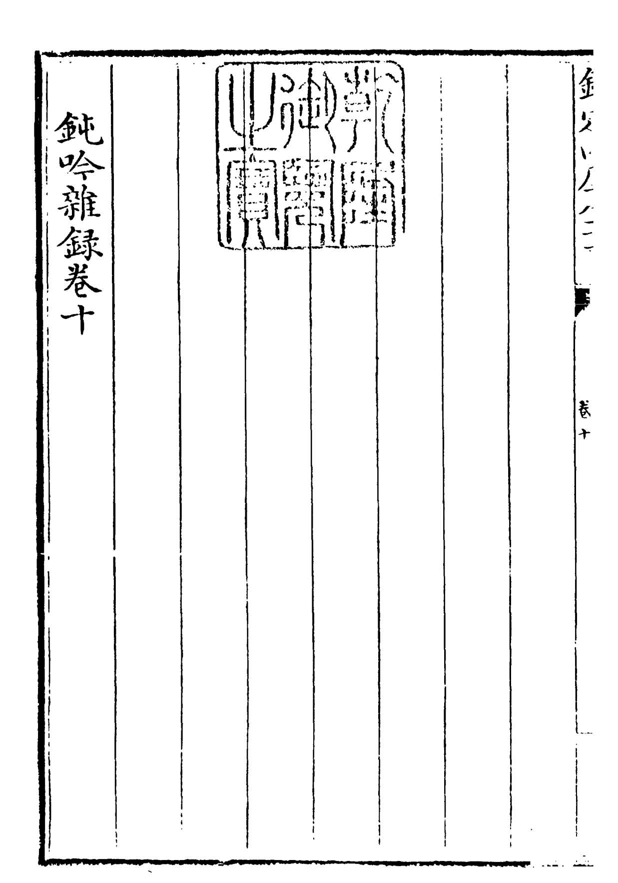
不親教但勿傷於過嚴耳過嚴之弊子弟馴原闕

黠慧者則憝鞭朴之下使人不生善念先叔祖原闕三子皆

嚴也此我所親見恐汝輩不知

婦人不知男子之事勿令敎子

萬歷之末士子不學然一時名士亦無頓至憒憒所見如方應祥胡震亨李流芳皆胸有數千卷有一俗儒嘗言黃藴生必不第藴生連中兩榜余戲之曰藴生竟何如面發赤而走自鼎革以來余遊北方士君子好為詩山人詞客縱横於道路讀書者亦不至饑餒也藴生名淳耀死節名人也







鈍吟雜録卷十